

南巡盛典

額俊

卷八十之卷八十四

品名  
1189  
92





南巡盛典卷八十

顓俊

乾隆二十二年

南巡召試江南諸生

欽命題目

精理亦道心賦

經義制事異同論

賦得鴻漸于陸

得時字五言八韻

欽命閱卷大臣

南巡盛典

卷八十

顓俊

一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at the bottom of the right page.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臣梁詩正  
兵部尚書兩江總督臣尹繼善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竇光鼐

乾隆二十二年

欽取

召試第一等第一名青浦縣進士臣王昶

精理亦道心賦

惟一原之渾合涵萬有之粹精擷其華貴博  
珪璋於文府窺其秘宜闢窻突於靈明厥彰  
厥微默契直孚於穆沕爰清爰靜淵懷潛貯  
夫菁英導厥迷津旣愚菴之忽破通其幽鍵  
乃純懿之徐呈証乎心源接寶筏而隱生其

南遊盛典 卷八 二  
趣澄乎心鏡索元珠而曲會其情游目有資  
在返性真之蘊冲懷所達必緣考索之誠粵  
以延年能參微旨因朋舊之贈言抒性天之  
妙理課虛責有非芒芴而無憑極渺窮幽豈  
散殊而莫紀撫行生之稠疊俱肇洪鈞攬品  
彙之紛綸胥宗泰始化以迭出而互形意以  
追尋而同軌得言忘象可徵橐籥之開卽境  
會情寧藉筌蹄之指是則理因紛錯而寄其  
端心以明睿而融其迹衆形未集心儲理而  
泯於希微羣動初乘理印心而彰其順適含  
妙有以恒凝賁虛無而不隔存存靡間惚恍  
而遂躍其機皎皎常清要眇而自藏其宅息  
心以還真宰辨奚取於惠施攝心以養天和  
力何須於椒亦得諸妙領彌徵動靜之宜休  
乎泰鈞各見智仁之獲蓋以理本心涵理由  
心造探之而宛接乎真機研之而始親夫至  
道神行官止心樞洞徹於鴻濛虛往實歸心  
體普同於蒼昊一以貫者旁暨無垠賅而存

商巡盛典 卷八十一  
三  
焉皆堪自考參象外而其義非懸得環中而  
其光可葆何思何慮町畦聿化於淵襟無臭  
無聲囊括攸歸於冲抱彼夫晉宋間之名理  
本異聖賢人之操心守寂則遡道流於雲笈  
譚空則覈釋典於珠林蘭碩夙標夫虛勝茂  
遠遐肆夫研尋輔嗣清言希踪簡曠真長超  
詣極意遙深雖托崇情以高駕實憑幻悟以  
居忱遊乎其樊止屬妙心之獨運托乎其域  
豈知大道之可欽况乎

聖德光照

皇仁和煦心則合乎允執上接唐徽道則協於蕩  
平共遵周路

松庭端拱廣運被於要荒

蒿室垂旒基命形於頌賦奉三無私而錫福克  
通易簡之根建五有極以訓行丕衍圖疇之  
數洵垂理學之真詮用大心傳之要務固將  
儕皇古以同倫又何有詞人之足慕

經義制事異同論

古無經術治術之分也必衷諸道道者所以制天下之事裁其過引其不及循循然使民共由於道中故禮樂者道之器也兵刑者道之斷也食貨者道之資也他若可驚可愕非常之舉猝然臨之而聖人不以爲異以爲異者吾固有常者以節之要皆使不戾於道焉乃止然聖人又慮後世之未明乎道之故也垂之言筆之書且其所謂筆於書者反覆詳焉而不厭俾後世因吾言以求夫道因夫道

以制夫事而聖人之道已大白於天下故古之經術治術無別也自六經中厄於秦火漢儒倚摭掇拾於煨燼中爲之箋解訓注貫弗鈎穴功亦可爲鉅矣其間往往有以易候氣以洪範驗五行以齊詩測性情以春秋決疑獄以禮定郊禘大典而缺畧放軼不能盡悉聖人之道之所以大於時管商申韓鄧析者流遂得竊起持政事之柄而經生僅僅守其空文以相號召經與事遂判然爲二雖生心

害政未嘗不歸咎於異說而諸儒之迂疎無  
實用或有以致之也宋胡氏瑗憂之因分經  
義治事爲二各因質所近以教授諸弟子其  
後用之於世莫不班班然有成效可紀夫胡  
氏治事粹然一出於正盡掃管商申韓鄧析  
刑名法家之積習使學者知王道所本洵可  
爲造士者法矣然其所治經義者將抱聖經  
而止斤斤焉咕嗶乎抑亦將以不嫻治事之  
人而使之仕乎恐治經義者仍歸於迂疎無  
用而聖經終以虛文傳世也然則學者之爲  
業也惟就其質以擇所事事焉而六經中所  
有言治事者悉反覆考証以端厥本使異日  
出之皆爲有用材庶經術與治術合大道其  
不分同異也夫

賦得鴻漸于陸

得時字五言八韻

素有隨陽願欣逢就日時置身親斗極流影  
照江湄飲啄何會計扶搖有所思一行書宛  
轉數點陣參差鶴共鳴臯遠鶯慚出谷遲風

山占卦象霄漢仰光儀

聖世棲鸞日

熙朝紀鳳期圖南知可遂振羽上天達

欽取

召試第一等第二名嘉定縣優貢生

臣

曹仁虎

精理亦道心賦

溯渾淪之至宰涵磅礴之元精闢虛無而含  
朗包妙有而致亨不覩不聞宜抉真機於沕  
穆何思何慮必拈曠解於通明端隨形而共  
著體觸類而皆呈引其緒於元之又元證淵  
源之總會澄其神於動而無動看意趣之環  
生窮孤詣之超超泰宇旁通其闡闔運睿懷



之炯炯靈臺歷獻其菁英萃紛綸以廣參其  
義沿浩渺以遙契其情此觀外露之圭璋旣  
擅文詞之藻麗而問中藏之橐籥尤歸理境  
之晶瑩也原夫衆彙初分羣形肇起稽流行  
於儀象旣無體而無方撫結撰於性情亦有  
條而有理乍測之而靡涯還求之而卽是上  
際下蟠之量咸宗天粹與天精陽開陰闔之  
原悉本太初與太始依惚恍而早孕其真驗  
網緼而先鍾其美析胚胎於易也簡也常流  
健順之符搜窔突於芒乎芴乎別具希夷之  
旨惟寂惟寞要歸極顯而窮幽厥彰厥微務  
在引端而竟委蓋以理根心而固其緘心載  
理而宏其宅燦而設者爲大化之散殊賅而  
存者迺元苞之充積合志於空明之地自啓  
真詮游思於靜默之天羣徵實獲致心齋之  
穆穆境雖闕而非遙懸心鏡之熒熒倪雖微  
而不隔返乎性始逢幽鍵之徐開休乎天鈞  
遇秘樞之忽闢爬羅詎憚夫宵寘綜覈寧遺

夫繁蹟深之則潛天潛地彌六合而皆然遠之則亘古亘今貫千秋而只亦撒藩而臻乎其奧已除廓廓之形疏派而會乎其源遙脫町畦之迹維茲靈心領彼要道資秉乎混成蘊宗乎淳好初往迎而渺渺莫罄淵扃忽來貺而于于均歸朗抱鈎隱則剖毫抽繭衷以邃而兼該致虛則吹影鏤塵慮以沉而細考歷湛深之理窟將勃宰以親探覘通洞之理門待優游以默討因乎無欲而妙可觀止乎不知而光可葆凝精微以內謚性自存存統廣大以中函天常浩浩研求宛接乎大鈞印合普同乎洪造符其諦而冰瑩玉澈欣翳類之齊消喻其宗而雪淨沙明識塵埃之畢掃是則藏乎宥密徹乎淵深操環中以充其理達象外以寄其心捨筏而遊導元津之脈脈忘筌而悟通覺路之沉沉穿溟滓而黠闇旋融攬千形之並列燭鴻濛而愚菟頓破觀萬象之俱森推朕兆於一元盡入冲虛之府泝

根荇於三極胥盈澹漠之襟窮神而底須強  
索得意而奚用遐尋窺乎其端則義起於文  
人之欽挹極乎其量則功全於上智之照臨  
方今

天子盛德昭彰隆猷布濩括三才之要濬哲性成  
羅四府之藏聰明天賦持道紀以周變化之  
幾筭道樞以御紛紜之數

璇宮受籙叶告期與告謀

黼座陳疇宏遵義與遵路建中克懋看抱蜀而  
風行基命攸勤仰垂裳而化具危微衍精一  
之傳動靜形知仁之趣洵理蘊之夙優實心  
源之丕裕豈知崇情足慕標儒宗超曠之風  
固將至詣長垂接聖學緝熙之素

經義制事異同論

六經皆明道之書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  
古聖王取象於天地觀蹟於萬物立極於人  
倫旣實驗諸家國天下而又欲後世之共明  
乎其道也以其迹著於六經是故禮以節人

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道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凡性情之所以正好惡之所以齊陰陽消長剛柔燥濕之所以千變而一致求諸此而備矣故所貴於通經之士爲其能明大體辨本末以之修身而身正以之教人而人從以之處經權常變無所之而不當烏有經術治術可岐而二之者自申韓黃老之說興所尚刑名法術大異聖人之道其設施之瑣瑣不足述也固無足怪至若搜斷簡守舊聞終身一經若東西京諸儒亦精且專矣然當其致身卿相或僅以之測災異決疑讞定郊祀焉耳未見治經起家者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唐宋以還談經者多闡心性之微明聖賢之統與漢京諸儒異矣然而定大計立大節利賴在民生功業紀史冊者又多出於經生之外於是言經義制事者判然爲二而不能以相通是豈先王垂教萬世之心哉且夫立人之道莫大乎五教六行宰世之要莫大

乎兵農禮樂食貨刑政而其理具備於經故以五教六行身體力行者未有不能化民成俗者也於兵農禮樂食貨刑政講明切究者未有不能因時損益擇利而爲之者也惟是徒習訓詁者舉其粗而遺其精故膠固而鮮通但析精微者言其理而昧其用故迂疎而無效至若才智之士切切於近功小利者則又不學無術貽譏識者要之體用本一原家國天下無二理也昔胡氏瑗講學蘇湖置經義治事二齋以教弟子當亦因其質之所近或使之由本以及末或使之從流以溯源耳不然經自爲經則爲無用之學事自爲事則爲無本之治亦兩無當而已矣士人生當六經明備之時抱經濟之願旣不屑沾沾自喜流於雜霸者之所爲又豈第襲前儒撫拾之遺自號經師已乎要惟明體達用一以貫之則二者固異而實同也夫

賦得鴻漸于陸 得時字五言八韻

萬里隨陽至蒼旻奮羽時輝合晴日麗勢趁  
曉風吹作陣穿雲迴分行度漢遲高鶩凌縹  
緲遠舉去參差自抱三霄志常存四海思鵬  
搏同得路鳳舞共呈儀肅肅空中影冥冥物  
外姿來賓逢

盛世浩蕩上天達

欽取

召試第一等第三名蕪湖縣拔貢生

臣 韋謙恒

精理亦道心賦

繫文辭之外見總心匠之經營大而無外細  
而難名抉天人之間奧揆象數之菁英理本  
無形每因形而始著言皆有物斯遇物而卽  
呈運機杼於天君經緯分而妍辭妙發受陶  
鎔於靈府砂礫盡而光氣自生得乎手而應  
乎心詎曰道其所道取於心而注於手是以

精而益精爾乃斐然成章泓然入理乍卽之  
而煥乎漸窺之而卓爾探之而益覺其深味  
之而愈形其旨遠直貫乎天地名物近實存  
乎言動聽視真宰裕不窮之府豈或窒而或  
通靈臺昭一定之衡自無偏而無倚蓋道已  
握乎大原心更同乎止水故課虛責有隨語  
言文字而皆存抽秘騁妍任甘苦疾徐而自  
喜乃知文載道而誠然理悅心而不亦動而  
無動而不患其浮元之又元而詎虞其隔觀  
義類之昭昭悉淵衷之奕奕唯大道之常明  
本至人之無迹仰契乎未始有物之天漸幾  
乎衆理歸懷之宅寧僅拾百家之糟粕依故  
紙而乞孺又豈奉二氏爲刀圭舍吾道而求  
獲信乎衆妙之門非常之道皆取之於其懷  
盡收之而在抱乙乙冥冥落落浩浩心源不  
竭而宜探慧珠常懸而可寶務明鑒之時開  
始纖塵之淨掃察鳶魚於上下空明唯一氣  
相涵發山水於知仁體用胥一原可討我

皇上玉衡爲體金鏡爲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彌深接心傳於精一危微本無爲而自治杼妙理於阜財解愠時有託乎微吟萬化悉統於在宥一言已括於惟欽彼夫虛明未復其本來清濁或殊於稟賦恒篤時而拘墟翻捷徑以窘步中擾擾而靡寧理遙遙而莫遇又安能識萬象之包羅會羣情之布濩奈何不以道義爲灌輸以詩書爲陶鑄求成性之常存冀英華之發露將忘筌而棄蹠始得魚而得兔庶幾稟經酌雅以成一家之言將更極深研幾而成天下之務

經義制事異同論

聖人慮道之不明於天下也是故推之天以原道所由出責之人以見道所由明大而綱常倫紀小而事物細微無一不筆之於經而後斯義燦然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雖歷千萬世而不敝又恐人之以道爲虛位而不知所以通經致用也故舉堯舜禹湯文武



所爲禮樂刑政與一切化民成俗之大端莫不大書而特書之使後世曉然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不外乎是雖或因時而損益要不能舍經術而別求所以制事之具然則經義與制事固有異用而同源者其不可判爲兩途也明甚自後世章句之傳齟齬然唯以循行數墨爲能而不能求之於大體大用於是分茅設菹聚訟紛紛無論其與經指相刺謬也卽有所發明而唯是誦習於口耳之間及試之以事而茫無所措則是聖人之經僅託之空言而不可見之實用又奚貴乎日手一經而呶唔不輟也哉若夫用世之士毅然思所以自見故於田賦兵刑之屬皆各竭其聰明材力以求有裨於當世然不本之於經則凡所爲整齊駕馭之術皆出於一人之私智而不能得聖人經世之意卽苟且一時未嘗不粉飾太平而卒無以幾乎道一風同之盛其甚者或至於敗壞決裂而不可收

拾然則事之不治夫豈無以治之亦其所以治之者失其具故也昔胡安定教授生徒分經義治事爲二齋一時從遊者皆有經濟之實當時遂著之爲令誠以二者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固有一而二實二而一者則後世之有志於聖人之道而求所以明體達用者亦欲偏廢而不能矣士生休明之世亦尚思所以通經足用明乎其同而勿爲無本之治思乎其異而勿爲無用之學則以之自治而經明行修不失爲聖賢之徒以之治人而以經術飾吏治隨其所施皆有實效亦庶乎其可也

賦得鴻漸于陸

得時字五言八韻

振翼天衢上來賓正及時冥冥飛豈倦矯矯集偏宜風勁疑鵬徙桐高比鳳儀遠音千里度健翮九霄移爪印留磐石泥痕謝水涯羽毛元可用燕雀詎能知一舉鷓班近三秋鷺序隨

聖朝雲路廣翹首向

彤輝

下一字

其可也  
以整而論吏部謂其視蘇晉有實效亦無平  
而驟即不測不夫公望賢之辭以之留人而

南巡盛典卷八十一

顓俊

乾隆二十七年

南巡召試浙江諸生

欽命題目

賦得春雨如膏

得逢字五言八韻

和闐玉賦

以分寶輯瑞西旅底貢為韻

海塘得失策

欽命閱卷大臣

大學士 臣 劉統勳

戶部尚書 臣 于敏中

兵部尚書 臣 劉綸

乾隆二十七年

欽取

召試第一等第一名仁和縣進士 臣 孫士毅

賦得春雨如膏 得逢字五言八韻

有滄興時雨

恩膏自

九重甘霖飛禹甸神液浸堯封濡柳肥金縷霑花

膩玉容泥融新燕壘翠沐小螺峯澗響流脂

滑湖光潑眼濃腴先歸沃壤澤已徧春農越

潤江千里吳占畝數鍾荷蓑人抃首正喜

屬車逢

和闐玉賦

以分寶輯瑞西旅底貢爲韻

欽惟

國家文德聿宣武功載舉外漠憺威西戎卽叙  
三十六國悉來享而來王二萬餘程咸侯亞  
而侯旅和闐款塞琬琰載於藁街太府受琛  
琳瑯聚於寶所彼國也方域於西彼玉也相  
書可稽稟金方之剛德和乾度之天倪首拔

河邊煥波光而有耀拘彌城外認月色而不  
迷精外呈於草木彩上達乎雲霓形或規而  
或矩材中璧而中珪十洲之卒近珠宮而探  
索五城之長處繪室而提攜其美則趙璧後  
先其貴則魯璠伯仲生長於盧旃築塔之鄉  
蘊結於老子成佛之洞遠望之奐若已慰觀  
瞻近睇之瑟如寧當褻弄葛稚川囊中試訣  
屑以爲餐伏闕信塞上來歸賚而修貢他若  
瑣瑣藍田卑卑踰次鵲抵昆山燕飛宮筍龍

輔之稱嘉垂棘之見異稷翼述於山經奎瓊  
著於地志莫如毗沙都督之府瞿薩旦那之  
地石內孕而山輝水方折而增媚青衣特現  
委然守之而神全白雪迴飛波斯顧之而心  
醉迺希世之奇珍爲出羣之上瑞磨礧發瑩  
追琢成文五德可式三采是分徵守則有土  
之臣至卹患則逢年之地殷垂珮取乎賢士  
釣璜遇乎聖君維

皇建極治登熙皞山不藏珍地不愛寶自遠撫乎  
要荒固無貴乎玩好出持旌節昔嘗聞內給  
事之相將入奉共球今不勞阿史那之致討  
辨鯁理而裁器付彼刀沙杼符采而呈材藉  
之緹纒正逢

聖主巡方勤民是急六宗禋五玉輯韞匱者咸沾  
在握者畢集不妨穀致其雙正可區聯爲十  
爲堂爲庀展朝覲之多儀作管作球奏望秩  
之所及謹獻頌曰遑彼渙那西流其水懿爾  
玉英孚尹達美

皇威遠暢譯使來底茗華昭虞元圭錫似今備磬  
懸左宮右徵玉山千尋玉海萬里崑崙望

幸勒封牒之紀

海塘得失策

臣聞江海塘之築自漢功曹華信始唐登封  
時富陽令李濬時築鹽官捍海塘百二十里  
東起海壩西極笕浦今沿海江塘之舊址也  
屢經修治而其規制之善莫如錢武肅城南  
石塘折而東直至海寧皆土塘時有侵軼宋

之張夏趙與憲明之洪武宣德中數次修築  
本朝康熙雍正年間潮勢甚猛

朝廷不惜費少府之藏建石壩築柴塘更作土  
備塘百餘里防其泛溢首尾數十年卒以奏  
效

皇帝馭宇懷柔河嶽海若歛威塘外百餘里昔魚  
龍遊處者今復藝種滋生海瀾安晏將三十  
年恭逢

聖駕南巡江浙親駐海隅欲爲瀕海居民建萬古

不拔之策議所從事臣雖蠢愚竊嘗相形度勢詢諸耆舊講求潮水出入之度訪索前事得失之效敢敬陳其畧原夫隄塘之立必以椿先椿不固塘雖堅易傾而椿之所以能固必辨乎土之虛實近城岸連山脚土脉厚實錢氏之得爲石塘職此之故今若以水口關鍵而論尖山之脚橫接塔山扼要阻潮自宜捷石作塘其東老鹽倉一帶則浮沙斥鹵之地土性虛鬆掘至丈餘塗泥沮濕今日之漲沙卽昔日之江身於此而立椿虛鬆則易欹塗泥則不固終非一勞永逸之計且今地漲千頃桑麻豆麥瓜果之植芄芄滿望倘若移塘居漲地之內以就堅土勢必廢民之產思衛民而擾民又豈時務之所宜乎夫沙土漲刷不常故潮之往來亦時易其故道向者出入中小壘水安中溜今潮勢漸趨北大壘江海錯壤利害攸關欲爲豫立經制惟善行搶修之務搶修者立椿疊柴上蓋以土柴薪體



浮不與水爭其受擊也輕卽有傾圯功力易成而柴浮水過其材尚不至盡失浙東南千里皆山薪槲之出廣順流而下直達江濱措辦亦易相地度功頗與此宜前之人不務築石而務採柴誠以此也我

皇上道通天地德極高深神明所運凡爲吾民定歲修固塘根善後之計至深且遠豈臣所能仰贊萬一謹就庸耳目所見聞悉其管窺以獻

欽取

召試第一等第二名秀水縣舉人臣汪孟錫

賦得春雨如膏得逢字五言八韻

聖澤同天澤乘時麗景逢湖頭沙路輒隄外土膏  
 鬆飄去成絲密沾餘帶絮重溫泉應比煖甘  
 露漫誇濃有意春光住無聲晝漏從濕飛干  
 白鷺翠合兩高峯潤礎功方驗耕犁職自供  
 定知

行殿喜灑翰慰吳農

和闐玉賦

以分寶輯瑞西旅底貢爲韻

天不愛道地極無垠振

皇威以遠播靖屬國之餘氛伊犁收屯墾之績普  
爾準騰格之文拔達之山就道渥洼之馬成  
羣瀾淪遙溯玉石中分波旋回而伏地氣直  
上而成雲蓋徵龍門之信史而躋抱朴之遺  
聞原夫玉之爲物也產自崑岡藏諸瑤島望  
烟煖以種成記流方而源討夜光旣潤澤浮  
筠朝采亦晶瑩動藻則固有別其流膏輝以

藉縑比君子而可風慕

聖人之有道究之靈貺之畢臻寧忘遠物之不寶

懿

神武之不昭胥邊隅以永輯山川之光采如虹磧  
漠之蒸黎乃粒歸化者敬關而來取懷者被  
褐而入他山錯礪厥筐什襲價萬鎰而未多  
珍十穀而俱集於是測星野攷圖志實惟庫  
車以南乃有和闐之地在古則扞采月氏以  
疆連其川則沕澤蒲昌而名異肇州濬河別

生分類品懸黎結綠若相方色點漆截肪爲  
莫二乃知采備五色必於水而後彰而玉成  
五色亦於水而稱瑞寵將登乎琮璧獻斯達  
於譯鞮溫其辨夫鰓理瑟若出之塗泥陋前  
涼之市璽小北宋之貢圭記索隱則漫侈大  
秦寶衆詠杜陵則虛懷勃律天西豈獨爲懸  
磬以作止及泗濱而提攜攷西域之于闐讀  
史書而齟齬音轉乎正字代更其方語車師  
與姑師殊稱回鶻與回紇並舉然而傳風脚  
之駝記蝟形之鼠號砢鱗而嘉祐錫封譯實  
義而華嚴啟緒詎若

盛朝不煩師旅人于于而來獻琛土芒芒而采  
入阻撈取必秋水涸餘采來當月光盛所洵  
乎

文德廣敷

武功定底夫惟

聖天子之赫聲濯靈曾不數載而拓地二萬餘里  
故抱璞而來無間遠邇也臣請爲之歌曰同

人親兮大有衆兮萬國同兮節送迎兮又爲  
之歌曰川効珍兮嶽修貢兮願爲玉兮

天門玃兮

海塘得失策

臣聞治海與治河不同治河多方治海則隄  
塘一法而已浙郡十一負海者六杭嘉紹寧  
温台是也凡皆恃塘爲保障然杭嘉屢聞修  
建而他郡不多及者自嘉之平湖海鹽至杭  
之海寧仁和亘三百餘里並直海北岸而鹽

寧二邑去海尤近又海鹽一面受敵海寧三  
面當衝海鹽潮來患在因風助勢海寧潮水  
橫過患在搜刷沙土根脚空虛况大江直接  
海寧順流東下潮頭逆江西上中間海寧尖  
山與南岸紹興諸山一束龕赭二山又一束  
故治海寧尤難考其形勢東爲北大鹽南爲  
中小鹽又爲南大鹽自明初潮由中鹽出入  
其地甚仄難以納水從而南猶有龕常等山  
爲衛從而北僅借塘隄一線奔騰衝齧颶風

時作險要倍於他所仰惟

世宗憲皇帝念切民瘼

諄諭守土臣工毋惜勞費建魚鱗大石塘又築土備塘各一百餘里一萬四千餘丈又於尖塔兩山間建石壩以塞水口又於中小壘開挖引河歲修搶修金錢動千萬計其時中小壘一夕開通潮至文堂禪機兩山麓而北岸之河庄山昔在水中者且輿馬可達迨我皇上御極以來塘外漲沙數十里潮去塘日遠永

慶安瀾矧今日恭逢

翠華親幸海疆

指授謨畧寧有得失可叅末議竊嘗考石塘土塘草塘不可缺一然興築之方有地有時蓋凡石塘之內必厚築土塘高與之齊厚則五倍其土性虛浮不能安石者又非草塘不可所謂有地者此也至尖山一壩為全隄鎖鑰往者並用塊石實填長椿關鍵蓋聚小石為大石條石坦水之外本有此法使易以條石寧

南遊錄 卷八十一  
非一勞永逸之計但潮水之去來沙之塌漲皆無一定如能隨機相度乘水落沙漲之時刻期興功則事半而功倍所謂有時者此也抑更有請者海潮泛溢則江岸必致歆傾故策海者必及江塘沙有坍塌鹽難旺產則海塘亦多汕刷故策海塘又必兼及鹽政也若夫陂陀凸凹之式木櫃竹篾之用規制具在任斯責者其亦詳考而慎守之也夫

欽取

召試第一等第三名平湖縣生員 臣沈初

賦得春雨如膏 得逢字五言八韻

恩膏隨處足好雨及時逢  
潤物無聲膩催花著意  
濃更添新漲滑微帶宿烟  
重匝地流叢碧粘  
天失遠峯柳絲攢暮色  
桃纈醉春容潑翠成  
圖畫飛甘計畝鍾劑調咸  
五事沾漑喜三農  
聖化涵濡久爲霖志願從

和闐玉賦 以分寶輯瑞西旅底貢爲韻

聖天子恢禹服被堯文止戈奏績勒石銘勲掃荒  
陲而威稜霆迅幬絕幕而疆索攸分溥

闔澤以如春百昌蒸煦協苞符於時夏一氣烟  
焜蓋地圖成奧祉僅徵於玉琯敷天命對榮  
光遙起乎璠雲爾其和闐之爲域也姑墨斜  
連媯羗相保爰有玉州聿鍾神寶或皎月兮  
團團復澄河兮灑灑晴虹晚亘橫葱嶺以北  
來冰鑑晨開射蒲昌之東道維

神威之覃格功勒旂常知德產之遙輸榮分黼藻  
於時也

聖武揚大勛集龍沙日麗瑞氣洪敷虎落烟消軍  
聲凱入遠人畢至騰歌舞於三階方物胥陳  
啟光華於什襲吹闐風之翠葉五德同符沃  
鹽澤之瓊膏六城允輯爾乃拂拭靈暉琢磨  
秀異伊點漆兮彌妍亦截肪兮自媚奪懸黎  
之鼉采盡入瑤林掩結綠之夜光都成碧地  
按諸圖牒知刻玉之有由辨自職方邁貢金  
而作瑞彼夫明珠文甲翠羽通犀香含雞舌

南遊錄 卷八十一  
三  
馬號裏蹠花藥之布錦爛珊瑚之枝雲齊當  
河源之建節乃絕域之遐稽豈若結瑤藥兮  
崑岡真堪鵲抵飛綺霞兮靈岫尚帶烏棲萬  
里浮筠直協璣衡於北斗九宮藉縑同歌勃  
律於天西則雖貢矢之氏獻葵之旅亦遊盛  
世以觀光未足相提而並語蓋  
聖心之廣運旣舞羽而歌琴斯瑞應之潛孚同風  
律而雲呂精合晃朗栽碧樹於周阿彩散瓊  
瓏貢琅玕於

當宁試想神香繞處氣定如虹應煩天驥馱來璞  
非爲鼠是惟

皇極亶敷靈臺奏喜驗泰階於璇軸已協時康函  
順氣於珠囊旋看績底苕華並秀玉德偏應  
於金方蒼赤分形輝山却生於折水斲來月  
鏡得醞釀以無瑕照處星羅發精神而有美  
所由

金祀張帷

彤墀納貢三河派別攷古策而無差特磬雕成



審元音而自中繽紛佩藥慶溢芝房歷錄盤  
珍祥逾銀甕陋陳倉之寶石碧僅為雞擬王  
母之獻環人疑誇鳳

海塘得失策

臣聞建萬世之利者一勞永逸策萬全之功  
者思患預防以故讀史遷河渠書或疏或淪  
制畧備焉而在浙言浙則海塘為最夫治海  
恃隄岸之一法其遠者勿論有鳩工載葺若  
唐之開元宋之淳熙元之泰定致和班班志  
乘已然水道之遷徙靡常則塘工之險夷不  
一惟我

皇上渥澤覃敷神功奠定固已安瀾永慶海波不  
驚矣乃復勤禹載厘堯心

睿慮周詳良圖永鞏誠保全元元之至意也伏考  
塘在沿海惟鹽官賴之顧寧邑於吳為陞於  
邑為首踞嘉湖蘇松等七郡上游南城濱海  
不過數武海外秦駐諸山箕列囊束吞納巨  
洋之水地勢窄而湍迴急潮汐逆上險要特

異是故塘工固則寧邑治寧邑治則嘉湖以下之七郡舉治今夫江海之門戶有三省東南龕赭二山之間曰南大壘禪機河莊兩山之間曰中小壘河莊之北寧邑海塘之南曰北大壘三壘形勢橫截江海實全浙之關攔而奔波之鎖鑰也海潮之來湧沸凌邁迴颯決漭若由中小壘出入當南北適中之地但中壘口隘不及兩大壘之半而山根餘氣聯綿潮過沙淤積潭若堵於是不徙而南則徙而北徙而南尚有龕常諸山爲障徙而北則所恃者隄塘一綫而已前史謂海失故道不知水來則沙去水去則沙來自然之理也潮之變遷沙爲之而沙之變遷實潮爲之也然則先事而爲之備莫如捍海之塘國朝發帑建築爲石塘爲柴塘石塘以碎石護塘根以大石築塘身始建凡五百丈踵而成之於是爲魚鱗大石塘有金城鐵塹之固鱗次節比綿亘百餘里自老鹽倉迤東至韓家

池是也柴塘亦曰草塘自老鹽倉迤西至章家菴凡二十七里與石工相接築成四千二百餘丈塘之外向有護沙護沙留而不去則塘根可蔽今護沙去則塘根愈虛然其地多活土浮沙載以巨石既質重而易陷加以木椿又中疏而難施是以不得不藉草塘為堵禦之計若移塘近內則石工可施而內有居民稠密必欲徙民以安塘址則又不利於民惟是選料加工以時修築仰見我

皇上勤求民瘼因地制宜煌煌

聖訓瞭如指掌豈非萬全無弊之策也若夫塘之下有坦水石塘之內有土堰自八仙石至寧邑龜山有土備漈尖塔兩山之間有石壩規制精詳表裏完固外以障滄海之狂瀾內以保桑田之物產近以拯一邑之墊危遠以捍三吳之沮洳上以裕

國課之經賦下以蕃生民之稼穡輿情踴躍馨鼓勿勝海若百靈奔走率職固宜羣生喁喁

永賴平成之福也夫

南巡盛典卷八十二

顓俊

乾隆二十七年

南巡召試江南諸生

欽命題目

賦得江漢朝宗

得宗字八韻

觀回人繩伎賦

耗羨有無利弊策

欽命閱卷大臣

兵部尚書兩江總督臣尹繼善

兵部尚書臣劉綸

戶部右侍郎臣于敏中

乾隆二十七年

欽取

召試第一等第一名歙縣監生臣程晉芳

賦得江漢朝宗得宗字八韻

帝德同瑤海羣方仰大宗南邦就雲日西域獻球  
共慶洽苞符固

恩兼江漢重有源皆欲赴無派不思從蟠冢初分  
漾岷山近接邛界遙終自達量濶本能容長  
落區朝夕盈虛別夏冬還如奉遐費向化慕

時雍 其一

廣瀛千派合

聖治萬邦宗納職同江漢來朝矢靖共翠波分漱  
漱碧嶂彙滾滾浪疊浮鮫室濤翻響石鐘飲  
虹垂雨脚瀉月帶雲蹤東別沱潛導南迤沅  
澧逢相將會蓬閩有似奉圭琮始識平康理  
澄源在篤恭 其二  
漢影高垂象江流勢盪胸天津連浩海地脉  
振靈宗宛爾尊王國依然列附庸駛川紛漠

漠瀉壑暗淙淙儼戴神山出如歸大冶鎔遙  
堤迷草樹清嘯起魚龍夜氣含珠滿晨光耀  
日彤

恩膏徧南國歲省澤逾濃

其三

裨海環瀛海洪濤萬派鍾江流漢爭注秋觀  
夏仍宗大別分遙嶼南涔帶遠峰際天浮巨  
壑浴日驗高春影挾星芒動聲兼雪浪衝如  
陳歸化志盡矢效誠悰

聖澤寰區徧

仁風比戶封鯨波靜遐服皎皎鏡光溶其四

觀回人繩伎賦

聖天子統金甌而敷治侍

萱殿以承歡澤旣周乎疏勒功遂輯夫樓蘭珍來苜

蓂貢列琅玕欣雅化之流聲樂頒韶石覩太

平之有象舞獻娑盤

翠輦巡春番長觀寰中之盛珠繩獻伎南民獲意

外之觀維此回部至自西臺

神威率服時省恭陪天方天堂旣聯袂而企踵歲

貢歲享咸獻壽而稱盃觀麟遊鳳舞之休呈

其抃蹈宛索度繩行之態率彼番回岌岌高

冠帶雕弓與赤箭垂垂長袖拂細柳與新梅

夫其承

恩光於

北闕共

愷澤於南人欣條風之乍暖對綺甸而嬉春綵樹

耀蓬池之苑瓊枝栽綠水之津衢間獻舞衆

裏呈身吹螺宛轉擊鼓逡巡被金羊以素錦

舞露犬於花茵捷若飛猱緣朱竿而直上聳  
如鷲鳥拊綵索以旁循恍擲影於半天競排  
雲翼倏蹈空於平地若馭風輪於時芳屜繡  
井翠壤雲塍幼者垂髮老者扶籐欣雲日之  
瞻就樂愷惠之頻仍忽現奇觀邈難測其所  
自爭爲快覩蓋得之於未曾則見其迴旋作  
勢三兩緣繩似能未能出百變於疊疊欲落  
不落駭衆目以兢兢或分曹而鬪異或合隊  
以爲明懸足二分向百尺竿頭而進步躍身  
十丈隔幾重雲氣以施絙如穿九曲之珠行  
行蟻附似跳雙丸之劍矯矯龍騰

天子賞其幻奇覩其俶詭

頒以金錢

賜之翠醕奉

慈豫以無疆共萬民而有喜雜以龜茲于闐之樂申  
以曼衍魚龍之伎諧以巾舞拂舞之妙參以  
元聲夏聲之理登春臺之熙恬飲衢尊之芳  
旨亦猶鞞鞞掌樂備別派於英咸惟此象譯



來朝播仁風於寰市蓋維我

皇上歌協卿雲祥生朱鷺武烈維昭文思丕布開  
二萬里之疆索澤及夫烏滸狼曠邁四千載  
之功勲道繼夫湯馳禹步凡此回民咸叨

恩遇是以展一伎之長共四方之慕傳聲寫態定  
觀

天藻之垂文角藝徵能遂

命士林而作賦

耗羨有無利弊策

臣對周官祿田之制所以贍官府者可爲厚  
矣其於大臣則官盛任使之意也小臣則忠  
信重祿之旨也外此粟餘則專官掌之以待  
賑幣餘則有司藏之以待頒下至羽毛齒角  
之微亦皆收之於天府不使官胥稍有侵漁  
蓋足國杜貪計深且遠準此而程之耗羨之  
歸公有斷斷宜然者漢唐徵輸粟帛似無火  
耗矣夷考其祿制旣嗇於古又薄於今而史  
策所書乘良策肥咸無罄匱之慮得無取於

南遊錄 卷八十二  
民者多術歟自專用白金而耗羨之名立銀  
有雜色而火耗之說興蓋爐火傾鎔以足色  
解部銷耗勢所必有官乘其隙取其餘故謂  
之耗羨重重掎克民習其苦而不覺官享其  
利而自如惟

世宗憲皇帝久在藩邸洞悉民間利弊於

登極之始舉耗羨而一歸之公蓋歸之公則有定制  
取之私則無常法而又慮官府不足或將別  
取於民於是制爲養廉使大小臣工皆得以

贍其日用豐其家室在官無雨雪之嗟在野  
鮮杼軸之困斯誠法良意美萬世不易之恒  
規也而或者謂養廉雖充官府終虞其不足  
昔貧在民今貧在官此未達治理之浮說也  
夫六計上廉官箴宜守典策所載以清成忠  
者比比然矣今養廉之制本於官府支用之  
外別使之充然有餘非刻覈之而使其布蔬  
自勵也若將恣其華靡之願信其酬應之煩  
則耗羨雖不歸公其剝取於民者至再至三

且猶不足矣如其儉約自守則俯仰斷可裕如惡有所謂不足者哉若仍歸之於私官信富矣其如億姓何夫懲貪爲治世之大經彰廉乃百王之大法今天下熙熙攘攘如踐春臺官吏恪恭無敢剝民自足蓋自耗羨歸公以後迄今三十餘年成效燦然其可觀我皇上智周萬物於一切政務得失洞若觀火耗羨有無利弊應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而猶

清問下垂芻蕘勿棄者蓋將以破庸人之論俾知良法之未可輕議也歟

臣謹對

欽取

召試第一等第二名上海縣廩生

臣

趙文喆

賦得江漢朝宗

得宗字八韻

坎德昭靈海南條得所宗一杯平自瀉萬派  
廓斯容吳楚趨何順岷嶓導必從視侯無改  
秩向若益滋恭行地環青甸浮天倒碧峯會  
歸真有極春夏總能共沔彼稽周雅漸于溯  
禹封恬波徵

聖世重譯集璜琮

觀回人繩伎賦

懿

聖人之作觀播美化於下觀舞兩階之干羽通九  
譯之衣冠擴三十六國之雄疆威揚截幕踐  
七十二家之成迹績邁封巒嘉回人之卽叙  
開侯館而旣安解辮拖裳敢擬九賓之陪位  
揚葭總駟時依七萃而從

巒是謂大同正展五年之典試其小伎彌協萬姓  
之歡爾迺瞻馳道兮若砥聆

屬車兮如雷值九春之駘宕仰五雲之遲徊闢  
廣場以布基纖塵不動緬層霄而置臬晴旭  
初回見堵墻之紛聚聞疊鼓之徐催豈思巧  
以伏人乃逾時而不發原非戒其傷女倏應  
聲而自來於是修竿旣設綵繩旣均知百戲  
之未試警一躍之偏神似水之平幾訝懸來  
土炭因風而轉何如碾到車輪乍凌虛而作  
勢還貼地而迴身高下因心真覺機非在我  
操縱惟手試問授自何人乃更逞緣橦之絕

百通正典 卷八十二 十一  
技謝度索之異能智詎同於升木力未藉夫  
引繩非乘蹻而浮乎萬里忽中天而躡乎九  
層一足盤空駭靈鼇之山立二分垂外類俊  
鶻之雲騰方疾而徐儼凝神而不散好整以  
暇宛顧影而難勝有弓在臂有箭在冰時復  
中之聽傳呼之乍合受言昭矣看釋服而不  
矜彼夫振子之裝幻人之伎或狎虎而引羝  
或吐輝而激水或誇累碁而成臺或詫弄丸  
而過市何如此之曼衍靡窮飄搖善徙德全

於養雞之三旬心精於懸虱之一矢來從絕  
域幸觀

上國之光同我太平羣仰

天顏之喜然而

聖天子方黜浮澹華秉純執固省風是勤柔遠是  
務儲思於夔夔之中偕適於蕩平之路技進  
乎道寧侈耳目之奇樂同乎民彌洽就瞻之

慕小臣目炫偉觀腹空雅故驚投簡之自

天敬體物而成賦

耗羨有無利弊策

臣對臣聞有周之制國計領於冢宰而太府以下九職分掌之所征者屋粟邦布卽孟子粟米布縷之征而諸方所貢雜物則藏之內外二府如漢之有少府唐之有左右二藏二府之餘則掌於職幣巾車之所入泉府之所納是曰幣餘之賦逸周書所謂十二來者是已椒其不足而檢其羨餘以供法用上之賜予咸取諸此康成謂卽漢之斥幣此與後世賦稅之耗羨相似而實不同要其儲於公而不儲於下有可知者自漢以後黃金日耗上下通行之貨惟用制錢至宋始有以銀易緡錢之令而未徧於天下由金迄明遂爲常貨而田賦所輸一切皆易以銀於是民之輸於官與官之納於國有奇零總萃之不同而耗羨乃由此始我

國家子惠元元休養生息者百有廿年惟正之供屢經議減惟耗羨之存於所司者官與吏

皆因緣爲利或浮收或影射其弊乃至不可  
究詰故於雍正年間以耗羨歸公復恐外官  
之無以自給也於常祿之外定爲養廉之典  
其輕重以官階之高下爲差每屆常征先給  
養廉而以其餘歸公官無食貧之患始以節  
操自勵而旣屬正供則計會嚴而吏之作奸  
亦不易法至善也然自古有治人無治法况  
東南爲財賦重地歲收甲於天下其中奸胥  
猾吏朋比祖襲踞爲利藪者或未盡滌是惟  
在封疆大吏正己率屬而司藩之臣又必能  
洞燭利病持身潔而守法嚴則大法小廉州  
縣有司亦望風震懼苞苴絕而簞簋飭矣欽  
惟我

皇上亮工時又於官方尤加意整飭凡屬大小臣  
工身受

國恩宜無不仰體

聖心以無負弊吏惟廉之意吏胥屢經懲創亦漸  
知歛迹而不敢以身試法卽養廉之外雜項



之支給尚多積久而弊或不能無移補盈縮  
 之數然而簿計有職歲計有時內外相稽與  
 古司會司書職歲等制實相表裡誠得其人  
 而任之則耗羨歸公在今固已無弊而所以  
 長保其無弊者寧有外於此乎 臣謹對

欽取

召試第一等第三名長洲縣進士 臣 吳泰來

賦得江漢朝宗 得宗字八韻

巨浸浮南紀滔滔得所宗溯源辭漾水向若  
 隔岷峯浪蹴桃花暖潮添瓜蔓濃雙流分楚  
 蜀一氣聚魚龍澆泱決終趨壑蒼茫欲盪胸衆  
 川皆有滙虛谷總能容歸往機同捷懷柔禮  
 並恭靈長符

聖化萬派樂雲從

觀回人繩伎賦

聖天子德教內洽神武外單威稜紫塞聲震烏丸  
掃幕犁庭生致抗顏之頡利叩關請吏坐朝  
歸命之呼韓獻賁琛於闕下襲冠帶於朝端  
盡被

生成之德莫罄歌舞之歡爰呈番部之妙伎敬邀  
上國之寵觀時則東郊春暖南國陽回仰

鸞旂之應律聆  
玉輅以鳴雷花袴文衣舞蹈乎

屬車之末拖裳解辮趨蹌乎

帳殿之隈位列九賓共覩顛顛之貌身依七萃  
願呈矯捷之材形翻飛而不定勢婉孌而難  
猜作隊羣趨似迴飛雪之舞分崩直上欲繞  
凌風之臺過客驚心而貽愕遠人作勢以裴  
徊於是修竿旣建長絳斯陳狀朱翹之獨聳  
垂翠帶以如紳乍攀躋而莫及倏臨矚乎無  
垠不假緣梯類飛猱之騰擲自能升木笑落  
雁之逡巡始凌空以振步旋貼地而迴身左

右莫窮其態往來自適其真訝天外之躡躑  
髣髴緱山歸鶴盼雲中之綽約依稀姑射神  
人爾乃因風欲墮拂袖還升似雞竿之善躍  
疑龍蹻之能乘匪是二分之足惟依百尺之  
繩收視反精豈有木雞之養攫身試險真同  
俊鶻之騰而且懸絙不足盡其巧度索不足  
殫其能狀累丸而弗墜工激矢以先登響入  
青霄豈假四侯之樹弦驚黃鵠惟憑一柱之  
承洵靈奇而可駭羗殊特而堪矜彼夫跳盪  
巴童崢嶸偃子曼衍魚龍折旋傀儡西域則  
伎擅吞刀東海則術窮役鬼雖盡態而極妍  
究異形而殊詭未若茲之妙質翩翩雄姿霍  
靡縱跌宕以自如隨虛空而不倚儼同御風  
之仙不數懸竿之伎宜乎朱幢山立共傳偉  
麗於江臯彩索雲垂已徧懽呼於海涘也然  
我

皇上方且容保爲懷撫綏是務鑒其愛戴之忱適  
以蕩平之路陳諸廣野匪侈耀武之觀同我

太平實慰歸仁之慕唐代之內人呈伎未足  
鋪張漢殿之都盧尋橦詎堪比數正惟

聖樂之同民益驗遐陬之來附

微臣

目眩環奇心

慙雅故九夷作貢竊思陳王會之圖萬物同  
和更願進春臺之賦

耗羨有無利弊策

臣對臣聞聖經論治平之要理財與用人並

重誠以財者國家經費之所出其流不可不  
散於下而其源不可不裕於上非得其人以

經理之則侵漁蠹蝕之患未能盡除而於足  
國之常經猶有所未盡也

臣

謹按古聖王取

民之制自井田什一常賦而外其他官受方  
物獻於天子尚書禹貢所載自筐篚珠玉以  
及象犀齒角皮革羽毛之屬凡所以佐百用  
而庀羣材者靡不備具惟揚州之賦貢金三  
品注謂金銀銅三等蓋惟產於是土者始用  
以作貢耳漢代以銀爲幣亦未嘗賦歛於民  
也明代正統而後始以銀充稅課一切地丁

額徵雜項折稅皆於銀乎取辦於是有傾鎔  
併兌平色輕重之加而耗羨之積其起於絲  
毫秒忽者累之實盈千萬矣惟其數不繫於  
正供而地方官吏苟未能潔清自好者鮮不  
染指乎其間此誠國家一大蠹也自雍正間  
始定耗羨歸公之制而又慮守土者之無以  
給其用也爲之酌定養廉數目卽於耗羨中  
支給其存餘者悉歸帑項旣行優恤之惠復  
寓清釐之意誠法良意美行之百世而無弊  
者也然錢糧出納之數勢不能不假手於吏  
胥而積久生玩則又徃徃因緣爲奸或浮收  
以肥其橐或影射以便其私侵欺隱佔如鬼  
如蜮司其責者苟非精明強幹而又有矚然  
不滓之操鮮不墮其術中而爲所悞所謂有  
治人無治法者職此之故耳江南爲財賦重  
區尤厯

宸慮茲當

翠華巡幸之際凡民間利病纖悉皆在

聖明洞鑒之中而

清問殷殷猶在耗羨利弊之有無凡以爲經國阜

民之計者至深且遠也臣愚以爲方

今綱紀肅清內外庶司皆凜然於大法小廉之  
訓况耗羨歸公久已無弊而所以永遠無弊  
者尤在當事諸臣謹守成法其取於民也無  
敢贏其存於公也無敢絀監司之察覈有方  
州縣之侵挪永絕鉤稽得其實而吏無所售  
其奸其或橫加火耗及私自侵蝕者三尺之

法繩其後如此則弊無自生而於

皇上慎重理財以襄至治之意庶有裨於萬一乎

臣謹對

南巡盛典卷八十三

顧俊

乾隆三十年

南巡召試浙江諸生

欽命題目

菜花賦

誠無為幾善惡論

賦得春蠶作繭

得同字五言八韻

欽命閱卷大臣

戶部 尚書 臣 于敏中

兵部 右侍郎 臣 蔣 櫬

禮部 左侍郎 臣 雙 慶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臣 全 魁

乾隆三十年

欽取

召試第一等第一名錢塘縣進士 臣 張培

菜花賦

暄回郊野路轉桑麻鋪芳田而繡錯艷春圃  
以烟遮麥隴平連透纖纖之嫩綠桃花未淨  
縣點點之流霞試看緗纈紛攢千畦新菜忽  
訝金蕤竝綴一逕繁花懿夫旨蓄之惟菜也  
綠縟平疇葱蘢廣陌間蓼葉以莖垂抽臺心



南遊盛典 卷八十三 二  
而翠積一痕微逗開紅甲於雪中七種曾兼  
進辛盤於春夕乍度周顒之圃膏雨連番繞  
過魯相之園遠風一碧若乃夾鍾應律泰媪  
司晨旣時和於令月復歲閏於韶春露灑蘭  
臯遠陌曾停蠟屐烟霏杏墅晴波還漾麴塵  
底須羯鼓之催風先遞信佇看繁英之茁物  
共懷新則有菜秀爭鮮花開彌綺擢綠玉以  
染根護香泥而綴蕊高映黃金之縷頻添潑  
火雨中遙分桂粟之叢恰趁剪刀風裏簇鵝  
兒於繡隴香色全迷翻鶯背於烟畦葳蕤莫  
比於是迎風燦燦映日重重銜宜山鳥採任  
園蜂黃犢牽來笑芳隄之一色青鞵踏去訝  
王菊徑之偏逢最憐晨露香流春畦擷秀頗愛  
午晴韻遠野老扶筇彼夫新綠芊眠羣芳明  
媚玉剪穿香金衣掠翠孰若茲菜之候應花  
朝色符土位筠籃摘處貯半晦之黃雲綺陌  
披時帶千村之綠穗是蓋晴郊土沃艷節膏  
深挹芬菲於晚圃敷爛漫於春陰藹猗猗之

叢碧攢的的之碎金菜味應知定列菓蔬之  
譜花鈴如颺願傾葵藿之心我

皇上茂對情殷陽和澤布

瑤階分瑞莢之滋翠野徧甘霖之澍謝芳園之

桃李恍附金枝帶旭景於禾麻欣邀

玉輅彼菜花之掩冉春疇者豈徒博烟村之野

趣也哉

誠無為幾善惡論

天以實理與萬物而人得其理以自生於天

地之間此渾然之本體也自天之人而心動

於微於是天理由此而見人欲亦由此而萌

論性者或徇末以誣本而本體之真不存焉

旨哉通書言誠而其三章曰誠無為幾善惡

試申其說今夫天之道誠而已矣造化之樞

紐品彙之根柢於是乎在是故一陽初動萬

物未生此在天之誠也一理渾然萬感俱寂

此在人之誠也天有陰陽五行而原本於無

聲無臭之宰此天之無為也人有耳目口鼻

四肢之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適當寂然不動之頃此人之無爲也中庸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言中而曰天下之大本其卽所謂太極者歟若夫動而有爲謂之幾天人於是乎別罔克於是乎分是陰陽之象也太極之理必分而爲兩儀則幾之動遂形而爲善惡當其粹然一誠無惡之理而并無善之形及其有觸而發也有善之端而卽有惡之兆近則公私邪正之介遠則廢興得失之關悉

基於此古帝王所謂惟精惟一而孔子以克己復禮言仁皆致力於善惡將判之際者也彼假無爲之說而以虛無寂滅爲學是豈知無爲者皆實理乎昧善惡之幾而以性三品爲教是豈知有爲之生於後起乎君子明乎此於是戒慎恐懼夙夜常惺以密其存誠之功而權其謹幾之要大學首嚴誠意而廩廩焉惕慎獨之防其不以此也哉

賦得春蠶作繭

得同字五言八韻

南遊盛典 卷八十三 五  
春月條桑後吳蠶入望叢盈筐看上簇作繭  
正程功日暖三眠熟烟輕一縷通縈紆絲漸  
引宛轉緒無窮自蘊經綸素寧誇吐納工荆  
簾堆錯落葦箔綴璽瓏蟬蛻頻經處鴛機疊  
運中

盛朝資黼黻五色慶咸同

其一

前川纔浴罷溫室喜春融忽訝繩樞鍵微留  
宿火烘冰絲含漠漠霧縠吐濛濛皎若銀丸  
潔堆來雪嶸崇嶠仙應共獻園客定誰工象

物形惟肖抽思巧正同鳴鳩翻繡羽乳燕度  
晴櫳幾處香風裏縑車聽未終

其二

南國紛蠶市烟條碧靄籠遶村濃擷翠結簇  
巧堆空匡嶰元無藉簷蛛未許同晶毬凝雪  
白玉粒映燈紅五夜深垂幕三朝候啓宮灑  
漿看滑滑擊鼓聽逢逢幾度桑田雨時來柘  
館風八綿欣共賦瑞繭洽年豐

其三

睿慮農桑切

宸遊淑氣冲北郊時正協東鄉典方隆儼儼元含

化蠕蠕竝奏功如雲浮滿箔似甕訝神工好  
待三盆展應知萬戶同吳綾裁自麗荆篚貢  
尤充獻處供章服成時屬女紅海隅衣被廣  
挾纊荷帡幪 其四

欽取

召試第一等第二名山陰縣舉人 臣 吳壽昌

菜花賦

若乃乘青陽而觀稼

巡繡甸以省耕當紅紫芳菲之候慶東南家室之  
盈有花於野以菜而名油油其類燦燦其英  
與桑麻為暎發殊桃李之滋榮承

翠華而擢秀匝蔀屋以抽莖竊惟菜為園蔬農書  
是重頒獻歲之五辛貯分畦之七種齊嫩質

南遊盛典 卷八十三  
於秧針被濃陰於麥隴使民無此色知大有  
之頻書使士守此根知清操之獨奉經雪後  
而紅甲先開引風前而黃芽競聳則有綺交  
繡錯西陌東阡春林晝春草芊眠不暖不  
寒兮催花之信微晴微雨兮養花之天根攢  
葉簇萼附枝聯藥戎戎兮堪把子纂纂兮爭  
憐始含馥兮網縕密和生香於花塢旋吐葩  
兮爛漫平鋪似罽於花田於焉結珠璣以爲  
穠借黃金而作色垂瓔珞之繁妝綴流蘇之  
麗飾鏤腴烟景間秬紫與蕤黃清眀風香徧  
黎青而壤黑曾剪周顒之圃好挹高風試窺  
魯相之園彌懷儉德爾其露團的皜旭映瞳  
矐翹塵散影金粟分叢合開百草之先未數  
綠葵白薤已入羣芳之譜詎誇春韭秋菘灌  
花之叟如尋應勞陳仲探花之使倘設定屬  
蘇翁蓋是花也非植華林非栽釵砌非詔從  
羯鼓之催非護自金鈴之繫野色助其清酣  
邨容藉以點綴芒屨踏送寧須蜂蝶之猜藜

杖扶看恰作林泉之契別有歌殘山豆夢憶  
湖蕤採去靡蕪之色貢來苜蓿之珍雖同資  
於九穀未擅麗於三春豈若干畦熟早萬頃  
開新搴秀則田覘每每尋芳則甸接昀昀紀  
厥佳辰盤馬賣餉之節攜將舊侶瞻蒲望杏  
之人

天子乃月令修書時巡駕輅嘉微卉之懷新近  
御顏而增顧旣攬勝而念民依亦騁妍以  
命儒素將使紉蘭佩蕙却楚客而停歌剝棗烹葵

就豳風而繼賦倘祭菜兮有期敢離蔬兮是

慕

誠無爲幾善惡論

理之在人與在天一而已就在天而言則爲  
太極爲分陰分陽就在人而言則爲誠爲幾  
當太極之未分其渾然者真實而無妄至於  
陰陽判而清濁殊已屬乎靜極而動之時是  
故人有無爲之誠卽不能無善惡之幾此濂  
溪周子之說所由洞悉指歸深探蘊奧也請

得而申論焉夫天下有爲之處皆從虛妄而生而惟理之至實者乃能息衆感羣紛而獨葆其何慮何思之素其境則沕穆也其神則寧謐也其真純則赤子之啼笑也其淳悶則太古之狃獠也立於最先而無後起之可乘存其至一而無偏端之或雜何爲之有無他誠故也顧旣無爲矣是宜一於善者也而何以兼有惡且宜并不見所爲善者也而何以雜出於善惡蓋天下有寂然不動之時卽有感而遂通之候緘藏於不聞不睹之中而朕兆於莫見莫顯之地所謂幾者非耶得氣之清則幾發毗乎陽而善矣得氣之濁則幾發毗乎陰而惡矣且道心甚微而非使之著則始乎善者或卒乎惡人心甚危而克使之安則起乎惡者或遷乎善矣有善惡復安得無爲故當其存而爲誠則爲中之未發爲太和之保合爲純德之不已卽天之太極也及其發而爲幾則爲獨之必慎爲意之自慊爲善



利舜蹠之孳孳卽天之分陰分陽也至若動  
於此而應於彼精故明而微故幽通書所以  
發揮誠與幾之旨者莫不深切著明而足以  
洩夫千載未傳之蘊然則儒者固莫要於立  
誠而審幾之學亦未容或緩也夫

賦得春蠶作繭

得同字五言八韻

春事逢蠶月辛勤繭館中兼旬眠漸熟百箔  
煖猶烘乙乙抽方始繩繩運不窮累丸圓自  
竝如甕瑞還同宛轉藏身固瓏璽肖物工登  
山曾散雪出簇遂披風得就纏綿緒行彰黼  
黻功荆揚足筐篚衣被

聖恩崇

欽取

召試第一等第三名桐鄉縣生員臣陸費墀

菜花賦

攬芸生於晴陌辨嘉種於春蔬先良苗而熟  
 早同宿麥以抽徐碧葉剛披有葱菁之被隴  
 黃花旋放乍爛漫以分渠應候俱新猶紀堆  
 梓之鑽及時以苗幾經負耒而鋤得靈雨以  
 敷榮杏林霑後護香泥而破蕾燕子銜初當  
 夫土硯膏融風暄日霽岸柳烟拖牆桑雲翳

村村叱犢趁二月之良辰戶戶聞鳩勤一年  
之首計惟菜之秀或盈圃以鋪畦有紛其花  
每逢莖而攢蒂憶釀壘於滿甕已知旨蓄之  
禦冬佇薦藪以嘗羹宜佐稻梁而卒歲爾其  
迎風解偃向日能開滋雪後之陳根隴頭鞠  
散破春餘之繁萼田畔金堆到處輝輝簇鵝  
兒而莫辨盈前燦燦閃鴉背而頻猜比似瓜  
生却少鉤連之蔓倘同芹獻還餘層疊之臺  
時則膏露宵滋淥溪曉漲出南墅以怡情登  
東臯而延望借叅軍之半晦入夜偏甘灌開  
府之一畦當春堪餉喚宜嬌鳥何村景之清  
嘉採任遊蜂益韶光之駘蕩爾乃晴輝初動  
暖色逾鮮乍暎霞之朝媚或曛靄之夕妍此  
際嘉生更喜繁英之簇簇自然靈種詎同芳  
草之芊芊彌望金蕤不論芥心菘甲如游香  
國何分邇陌遐阡至若環明聖之澄波饒桑  
麻之沃土分名區之秀三竺六橋沐  
聖世之恩五風十雨勤樹藝於上農誌懽忻於老

南遊盛典 卷八十三  
圃檀痕披拂類菊蕝之可餐  
細纈紛敷似葵心之競吐  
况逢我

皇上懋省耕之典展

問俗之儀舉

翠華之翕習

覽清晦之逶迤  
食菽烹葵合譜田家之樂  
鋤雲種月悉關保介之

咨上應農祥絕勝隄花與苑樹近邀

睿賞寧誇畹蕙與田芝哉

誠無爲幾善惡論

天下之事不外乎一理  
天下之理不外乎一心  
心本虛也而理以實之  
實則無二而凡事物之變化  
理道之淵曠悉運於一  
真而無所雜及乎有感而發  
其介遂判而原其初則穆然  
渾然之中曾未有端倪形焉  
者此可以論周子誠無爲幾  
善惡之旨今夫陰陽之根於  
太極也是造物之樞紐也其  
納之也備其運之也周而泊  
乎不居其迹若是者誠而已  
人

南遊錄 卷八十三  
十四  
之一身天地之體也天地無心至誠無爲誠者天命之性道義之門也純一而不雜真實而無僞其存諸中者旣淵穆無兆以爲之宰其見諸外者復純粹以精而立之宗故曰至聖一至誠也且夫天地之道不能有陽而無陰人心之動不能有善而無惡况乎善不在顯卽幽隱之理趣亦足徵大道之歸惡不在大卽纖悉之潛滋亦慮有千里之謬是存誠之道制其流不若澄其源當無爲之中莫能以端從出之本及乎一發莫挽而欲勉強以從之使必趨於善則是根已搖而冀其枝葉之遂也可乎哉斯言也周子示人以立誠明幾之要也厥後程子復揭其旨一曰立誠一曰主敬蓋敬以直內而靜存動察以審其幾而復其誠斯又足見心源之合而證道之微哉

賦得春蠶作繭

得同字五言八韻

蠶候三眠熟春村八繭充宜晴風正午就暖

火微烘結簇纏綿好  
縈絲宛轉工雪堆剛滿  
箔山疊似開叢自運經綸意  
應資黼黻功引  
端從守素托體本虛中天巧  
生誰乞文心出  
許同給求懷

帝德衣被海隅通

南巡盛典卷八十四

顓俊

乾隆三十年

南巡召試江南諸生

欽命題目

賦得稼穡惟寶 得夫字八韻

玉壺冰賦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論

欽命閱卷大臣

御前大臣大學士仍理兩江總督事務 臣 尹繼善

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暫留江蘇巡撫 臣 莊有恭

戶部尚書 臣 于敏中

戶部左侍郎兼管順天府府尹事 臣 錢汝誠

安徽學政 臣 全魁

乾隆三十年

欽取

召試第一等第一名丹徒縣拔貢生 臣 鮑之鍾

賦得稼穡維寶 得夫字五言八韻

八政先農事維珍毓

帝圖如雲騰寶氣則壤貢貞符上地成三穀中田

力萬夫豐枝同綴玉密穗自含珠顆顆芳腴

積穰穰綺甸敷披沙皆穎粟抵鵲盡膏腴價

豈連城比功寧照乘殊厚生資

南遊錄 卷八十四  
聖澤率土慶昭蘇

玉壺冰賦

伊至鑒之涵虛秉明心以昭燭旣通理而內  
融亦含章而外矚耿穆穆之淵衷企亭亭之  
高躅喻清風以爲徒屏織塵而不溽負人倫  
之望鑑本如冰有君子之風德還比玉質不  
任乎紛華跡豈淪夫緇俗朱絲比直曾傳騷  
客之吟白雪同清堪儷幽蘭之曲原夫玉也  
者毓自元圃長於崑墟山藏石髓水蘊雲腴  
清越以長旣聞聲而迥異溫潤而澤復尋理  
而可娛太璞始完爰就良工之雕琢成器爲  
貴克偕珍席之盤盂固方圓之可任亦清白  
以相須用本虛心竚提攜而見賞功原應物  
隨挹注而與俱若夫冰也者凌陰所結清泉  
自儲抱明不隱含淨疑無凜冽而氣寒於水  
晶熒而色瑩於珠雪片如團俯瑤堦而並澈  
霜華欲吐眇粉壁以何殊還同片月之精皎  
兮入座宛似流星之影朗然在壺於時金閨



夜肅玉宇秋澄精簾掩映斐几相承屏展而  
琉璃可鑑牕開而雲母堪憑玉乃如人欣逢  
晤對壺能容隱側想凌兢却游氛之四合觀  
止水之中凝雖非御史之臺挾風霜而氣冷  
言異軒轅之鏡淨冰雪以輝騰亦有節臨朱  
夏景逼炎蒸懷中置炭席上揮蠅對此瑩神  
儼若飈天瑟瑟於茲濯魄何來水骨稜稜以  
相得而益彰玉光素潔諒在中而爲美水彩  
全勝是知物貴兼成理資衆悟羗堅白而同  
操孰清虛而可慕神超繫表澄懷於坐照之  
先意得環中結體於凌寒之素玉以潔而稱  
珍冰以清而自附我

皇上治奉三無心周庶務妙協機神功歸陶鑄包  
涵萬象羣欽若谷之衷朗徹千川共仰如天  
之度是以士切懷清人欣披霧指金石以銘  
心望雲霄而舉步允矣冰壺玉鑑

命太史以陳詩猗歟刻玉鏤冰慙

小臣

之奏賦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論

太極之理原於天而備於聖人開闢未判以前渾成瀕洞無有端倪而動靜屈伸之理自裕此在天之太極也自形生神發而善惡分萬事見於是乎嗜欲攻取以亂其心有壹於動而不知返者矣故在天者一動一靜而互爲其根在人者亦一動一靜而靜爲其主古聖人之所以繼天立極覺世牖民者其道用此此周子闡明太極之旨有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其說可申論也何則聖人者以其能定天下之性之謂也萬物之生不皆偏也而有不中節者聖人則處之以中萬物之生不皆邪也而有不得當者聖人則行之以正由中而發之爲仁此本心之全德也庶民去之聖人存之由正而裁之爲義此事理之當然也常人離焉聖人合焉是故在天有動靜陰陽之理而易簡而理得正大而情見是亦天之中正仁義也聖人操中正仁義之用而元亨以爲通利貞以爲復是亦聖人

之動靜陰陽也然而天不言而成化而運行在於穆之中聖人亦不言而化成而主宰在形聲之表所謂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知之故寂然不動而智慮足以觀天下之通湛然中存而精神足以周萬物之變使方寸之中至虛至靈淡然而無欲而仁義中正上下周流莫不有以全乎太極之理而無所虧此所以得主而有常也然所謂靜者又非空虛無物之謂也自清淨者流以虛無言心寂寞言性要其指歸亦曰主靜於是所謂心者始視爲空虛無用之物而太極之旨失矣抑知天下無離心之理則亦無離理言心而可爲太極之理動靜者吾心之太極也中正仁義者吾心之動靜也中正仁義而還主於靜者太極之所以無極也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天地於是生萬物於是成聖人於是主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書曰皇建其有極詩曰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於此者  
哉

欽取

召試第一等第二名歙縣廩生 臣金榜

賦得稼穡維寶 得夫字五言八韻

東作方興日郊原寶氣殊每懷民食重咸荷

地靈輸省歲

躬祈穀

行春

詔復租求須俾水火價豈計鎔銖厥貢偕三品于

登重六瑚獻琛知

南遊錄 卷八十四  
帝力降種協貞符綺甸雲霞映瓊枝雨露濡維魚  
欣兆瑞樂利怡農夫

玉壺冰賦

維昭質之足觀緬貞修之倍篤凜勁節于堅  
冰儷瑰姿于寶玉體符純白抱懿美以中含  
品擅清虛葆光華而外燭貯以藍田之產虹  
氣千尋採從栗烈之辰晴暉一曲瑀鐫何日  
表裡自著其精融濯祓爲心礪錯詎矜夫繁  
縟此朱繩比直旣稱正士之高懷而白賁侔

清尤仰前賢之芳躅也夫其峩峩可玩皚皚  
堪娛納凌陰而協候屆朝覲而時需看數縷  
之續紛寒花交錯覩一痕之皎晶練影平鋪  
豈藉金盤訝清光之四射倘盛碧椀知皜色  
之旁敷惟冰操之獨擅信玉德之交須爾乃  
丹崖布潤翠阜含濡柔祇潛蘊瓌寶遙輸琛  
獻層阿刻鏤尚資乎契匠功施成器方圓曲  
肖其形模懿彼美玉規以爲壺搜琬琰于荆  
岩斲茲山骨量徑圍于蓮漏剖以雲腴掩暎

南遊錄 卷八十四  
銀瓶空嵌旣周夫肉好團圞瑤甕含章自峻  
其廉隅冷貯冰姿力匪勞于挹注清依玉宇  
影莫辨于虛無詎輝山而韞石儼媚水而懷  
珠宛爾披雲渺纖塵之不隔依然琢雪淨一  
色以何殊誠足瑩心神而自寶昭藻鑑之難  
誣時則銅龍響靜瑤闕輝騰瑩鮫珠于碱陛  
拂菱角于觚稜淡蕩而水晶一片玲瓏而雲  
母千層伊壺天之晃朗覩冰室之凌兢影抱  
彎環徑尺而霜華在手形隨宛轉一規而皓  
魄初升泠泠綈几之旁簾外則星芒斜漾晶  
晶金莖之側盤中則露彩交澄玉記流方妙  
虛中而四照冰能鑑物孕止水而常凝倘逢  
素羽徘徊猶疑石鏡試展銀鈎錯落恍映谿  
簾蓋相得益彰原表性真之溫粹自他有耀  
彌覘骨格之峻嶒所以仰盛德于披風美堪  
比玉勵貞操于飲水潔本如水也方今  
聖天子金鏡常昭璇圖永固統萬類爲照臨合羣  
倫而鼓鑄

省方輯瑞人瞻

日月之輝考績釐工官守法廉之素固已瑟彼可  
懷清如足賦冰心永矢母虞簠簋以貽譏玉  
潤堪徵庶奉圭璋以自樹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論

嘗觀降衷維皇踐形曰聖其真精妙合通乎  
於穆之原者聖人無以異於人人而能守其  
真靜之本然約其情使合於中養其性不至  
於鑿寂然不動之會有以裕酬酢萬變之本  
及其感而遂通則措之而宜放之而準而憧  
憧之擾絕於外而不作此周子所云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之說也請申之蓋人之儲  
精於天地者惟五性其觸外物而動於中者  
爲七情聖人性其情愚者則情其性至於情  
熾性鑿而吾性之中正仁義已枯亡漸滅而  
不可復存則其所以去禽獸者幾希矣然原  
其初則皆自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知制之  
以自返乎真靜之本然者始聖人者行之也

中處之也正發之也仁裁之也義其周於動  
靜而無不貫者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極  
其存神過化之妙凡世之欲動情勝利害相  
攻者悉有以定之使之全其太極之道而無  
所於虧非衆人逐於動而聖人無所動也聖  
人之道緣動而著聖人之動以靜爲根自動  
言之仁施於物中者禮之型元亨所爲誠之  
通也自靜言之義制於心正者智之體利貞  
所爲誠之復也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元  
亨爲乾之發用利貞乃乾之實體程子所謂  
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者  
是主靜之說也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  
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廓  
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舉斯世之朋從憧擾  
千態萬變投諸聖人之懷而皆無以動其心  
又豈急急於外誘之除而相從事於清淨寂  
滅之爲哉周子主靜之功所以詔學者絕將  
迎渾外內以無欲者宰羣動之本又申其說



南巡盛典 卷八十四  
曰無欲故靜夫喜怒哀樂發之不中節者皆  
欲也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  
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  
也然則聖人之心亦無動而非靜亦何動而  
非中正仁義之流行哉

欽取

召試第一等第三名無錫縣附學生 臣秦潮

賦得稼穡維寶 得夫字五言八韻

望歲輿情切

巡方

帝澤敷三春占瑞應萬寶協靈符種豈藍田似探  
寧赤浦殊芳腴金粟綻繡壤喬雲鋪乍喜盈  
阡陌真同握瑾瑜艱難殷

睿慮珍重貢

天厨布護功原裕豐綏兆不誣幽風于耜近東作

慶農夫

玉壺冰賦

德協冰鑑光齊玉衡澄八方之朗照合兩美  
之晶瑩旣纖毫之不爽復表裡之同貞皓彩  
常懸室以虛而生白清輝溥耿理以公而生  
明此所以重特立之操必與朱絲而方直而  
表潔蠲之素爰配玉壺以俱清原夫冰之爲  
質也遇水而堅當寒而勁本淡漠以相遭遂

織翳而悉淨寒塘晚迴水晶簾乍展蛟宮曲  
浦朝凝琉璃匣新開鸞鏡結層層之秀綵千  
頃平鋪鏤片片之瑤華雙清交映爾其擷來  
水面貯以壺中曳澄江之雪練貫吐氣之白  
虹美在中而外賁光徹外而中通寧同無當  
之卮獨含貞而可貴略似有鉉之鼎更昭灼  
其何窮試看異境之頓開真同玉局倘問良  
工之琢就應藉壺公於是照徹千重輝生徑  
尺玉耀藻於層冰冰凝姿於寸璧由溟滓之

消融發光華之鬱積其章美之內歛也若銀  
蟾初上而映澄潭之深其精彩之四溢也如  
寶劍將開而詫寒芒之射納非循夫月令常  
留皎皎之容泮不解夫東風獨被温温之澤  
如賡復旦應知此地之獨長若現九華益信  
上清之無迹時則靈明獨抱塵坳胥捐青肪  
欲透素影彌圓非顯非藏類珠川之涵媚疑  
無疑有恍空水之澄鮮豈因清畏人知韜榮  
光於白璧始信美由中達發異彩於藍田士  
也抱太璞以自完保清襟而弗失材同瑚璉  
終特達於

巖廊價重圭璋詎沉淪於閤室况逢藻鑑之高懸  
仰見掄才之慎密矢精白之素尚克勵厥冰  
心加雕琢之功慎勿玷茲玉質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論  
蓋聞太虛一動靜之互根聖人本天德以立  
極惟裕首出之姿於形生神發之先而凡一  
動一靜莫不渾全夫此心之太極乃可以與

清寧合撰而無難雖然靜者動之幾酬酢萬變之理悉具於湛然至虛之中則信乎周子之言爲可思也且夫天地一中正仁義而已矣寒暑晝夜此中正之定則也秋肅春溫此仁義之大用也聖人體此意以行而範之以大中守之以至正始之戴仁而抱義終焉仁熟而義精非一私不雜何以幾此世之學者但就發見時觀聖人謂曷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蓋禮必節文曲當乃所以爲中智必端委分明乃所以爲正是中正足以該禮智而禮智不足以該中正也或者又謂中正仁義分主動靜不知主於動者卽元亨爲誠之通主於靜者卽利貞爲誠之復蓋體立而用有以行斯靜存而動罔不吉易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可見乾坤爲兩大之主而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况於人乎况於聖人乎總而論之聖人之心偏倚不生聖人之道從容悉

南巡盛典 卷八十四  
中則中正仁義原非立其主名而沾沾焉以  
求合之也乃實見理之定體如是爾學者從  
立人之道求入聖人之門亦可以知吉凶所  
係修悖所關天地鬼神四時日月所由合雖  
聖人初不外此而以制其欲動情勝之緣於  
瞬存息養之內惟在靜中力體之庶乎樞機  
在是而範圍可以不過矣

臣謹按古者取士天子有自詔之典巡狩臨  
幸往往見之行在所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  
時出其間越哉賢路之恢宏也誠以人才者  
自天降生扶翊聖化夏王籲俊曰尊上帝虞  
之闢門商之旁招若合符節焉我

皇上子惠南國

清蹕四臨首以民事爲重而秀民之能爲士者尤  
宸衷所眷念詩所云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也且王  
制陳詩以觀民風詠歌之中風俗形焉多士

就瞻之時具有詩賦之獻今之進諸學臣者  
卽古之陳諸太師者也其風肆好下徵民俗  
之美上昭

文治之光用是

召試之典亦行古自詔之道而特從其優伏稽

聖祖南巡獻詩賦者

欽取入館脩書夫以蓬茅下士得握槩懷鉛附天祿

石渠之末已極古今榮遇今則

賜同制科拔之薇省登進之

恩誠益榮以厚哉蓋我

朝右文養士當

聖祖御極之年已彬彬煥煥遠踰前代而歷年愈久

陶淑愈深人才愈星羅而雲起時爲之也惟

聖之時者鈞鎔而曲成之則

景運之隆翕受之廣信萬載一時不易逢之嘉會

矣抑周禮獻賢能之書登於天府內史貳之

疏謂內史副寫一通擬授爵祿是逾格之

異數仍酌古而準今以奉天而育德則萋萃離嗜

之彥不日望有卷車馬以冀惟

君之使哉况乎茂才明經復增常額

聖天子渥典覃敷更有鼓舞於不倦者耶臣高晉

恭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南巡盛典', '卷車馬', '鼓舞', '不倦者', '耶', '臣高晉']*

